



【顺其自然】

# 山明水净夜来霜

□段春娟

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霜降节气到了——在每年的10月23日或24日。

惯性让我又拿起了笔。实在说，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半个乡下人（或说半个城里人），有什么资格谈节气呢？怎么说都是闭门造车。远离自然、远离农事、蜗居高楼、点灯熬夜，哪一点是按自然节律来的？顶多借此表达一下对自然的向往和倾心。像《瓦尔登湖》的作者梭罗那样，逃离眼前，去做一个自然的人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自给自足，明月清风来相伴，有几人能如此果决？反正眼下我做不来。关注节气，算是表达一种天人合一、闲适安然的生活梦想吧。

“霜降”，顾名思义，降温了。树叶经霜打过，水分越来越少，逐渐变色，不再牢固，风一吹，飘然而下。一片叶子，从春天长芽，到夏日葱茏，再到秋日零落、化作春泥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。由物及人，怎不让人伤感惆怅？故“悲秋”是这个季节的主调。这悲的不是秋，而是像草木一样的生命啊！刘禹锡偏偏反弹琵琶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无独有偶，“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这般豪迈者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人是在阅尽人间诸般滋味后，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。

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露水凝结成霜，天气变冷了，冬天正悄然来临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九月中。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。”这在早晨感觉最为明显，草地上不再露水莹莹，而是白霜茫茫了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说的正是霜降时节。我对《诗经》起初的印象，就由此诗而来，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入秋色苍茫的辽阔意境中去了。清人牛运震评此诗：“只两句，写得秋光满目，抵一篇《悲秋赋》。真乃《国风》第一篇缥缈文字。极缠绵，极惆怅。纯是情，不是景；纯是窈远，不是悲壮。感慨情深，在悲秋怀人之外，可思不可言。萧疏旷远，情趣绝佳。”如此诗评，同诗一样耐读。“秋水伊人”一词想来正源于此诗。

这时节最宜登高。济南三面环山，爬山登高最相宜。春山、秋山，山不动，景已殊。黄栌、火炬树、枫树，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树，各种黄、各种红，各种终极前的绚烂。秋风一吹，叶子沙沙作响，满目衰草离离，怎“萧瑟”二字了得？

“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同是红，没有一片叶子、没有一个色块的红是相同的，丹青妙手也难以穷尽，所以古人讲求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。还是要多走进大自然，去接受它的赐予、启示。古往今来的艺术佳作，无论境界大小，无不源于对自然人生的参悟感应。“天苍苍，

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都是大；“山中习静观朝槿，松下清斋折露葵”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，都是小，却都从自然中来。还是迈开脚步，走出家门吧。劈柴、喂马、周游世界，做一个自然的人、幸福的人。

秋已深，虽无缘农事、不事辛劳，却也开始享受丰收的果实——新小米、地瓜、芋头，各种水果……有母亲给的，也有买来的。无论如何，都要爱惜粮食，感恩生活。

雨、露、霜、雪虽然都是由水汽凝结而成，但露和霜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地面空气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凝结而成，和空中有云才下雨下雪不一样。“白月光，露结霜”，霜出现在晴天无风的夜晚或清晨。秋天的夜晚没有云彩，地面如同被揭了被，散热很多，温度骤然下降到零摄氏度以下，靠近地面的水汽凝结在溪边、桥头、树叶和泥土上，形成细微的冰针，有的成为六角形的霜花。

从霜降起，到来年“谷雨断霜”，正好半年。也就是说，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，有霜期整半年。这里气候分明，适宜农耕，节气之说正源于此。这半年里最可人的是阳光。那天周末我在阳台上晒太阳，侍弄那几盆没啥名堂的花草，有足够的耐心。狗狗小石头也极有趣，向日葵一般，哪里有太阳，它就卧在哪里睡觉。

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：豺乃祭兽，草木黄落，蛰虫咸俯。豺狼将捕获的猎物先陈列后食用，仿佛祭天报本；“霜降杀百草”，严霜打过的草木，水分流失，生机不再，叶落归根；虫儿蛰伏在洞中不动不食。

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，自然的节律既无可抗拒，那就顺势而为、休养生息吧。家中暖气已试水，再过半月余，就要供暖了。秋收已毕，该藏的藏，自然万物都已准备就绪，就要猫冬了。

柿子熟了。经霜的柿子脱尽涩味，入口软甜。柿子缀满枝头，正是晚秋美景。柿与“事”谐音，在文人画家笔下，就有了“事事如意”的美好寄托。

木芙蓉花开在此时。有一年深秋，我在千佛山兴国禅寺东边路北侧曾见过木芙蓉花开，硕大艳丽的花朵着实令人惊艳。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此花艳如荷花，故有芙蓉、木莲之名。八九月始开，故名拒霜……其干丛生如荆，高者丈许。其叶大如桐，有五尖及七尖者，冬凋夏茂。秋半始着花，花类牡丹、芍药，有红者、白者、黄者、千叶者，最耐寒而不落。不结实。山人取其皮为索……”若说菊花傲霜，那木芙蓉花直接就是斗霜了。

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霜之肃杀，难掩秋之绚烂。

大自然无往而不美。

□潘万余

俺爹大名叫潘永波，乡邻们都叫他老潘永，今年虚岁整整九十。别看他平时穿戴整齐，利利索索，看起来像个城里人，实际上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。

俺爹自诩城里人是资本的，他身高一米七八，身形魁梧，方方正正的国字脸，派头十足。关键是他穿衣讲究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，他这个小老头新衣服比俺的要多得多。俺成天穿工作服，平时也不太讲究，随性而为，舒服就行。夏天回老家大裤衩子，穿个拖鞋到处溜达，俺爹就说俺太不讲究！俺猜他是怕俺这个在外混得还算像那么个样的儿子，让乡邻们看见了还是如此“土气”，给他丢了面子。俺的猜测是有依据的，更早前俺回老家休假，要到土灶膛帮忙烧火，他都不让。他倒不是怕俺累着，在俺爹的老观念里，这个活就不该是俺干的，让人看见了很不好，很丢面子。俺喜欢舞个文弄个墨，加之前几年肠胃不好，孩子又小，所以放弃过几次竞聘领导的机会（竞争也不一定竞争得上）。和俺爹闲聊说起这事，俺爹就批评俺不思进取。其实俺知道，他这是希望俺在外地能有个一官半职，他老人家在家面子能更加足足的。

俺爹衣服多，是因为每年过年他都是要买新衣服的。两个女儿两个儿媳已经形成了习惯，节前就相互商量着，一准儿给他从头到脚武装整齐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小儿媳从济南给他买的衣服，哪怕只是普通的款式、面料，俺爹还是喜滋滋赞不绝口，这可是儿媳从大城市买回来的，多有面子啊！

今年年初，哥嫂准备利用五一劳动节，给俺爹风风光光办个九十大寿的寿宴，邀请地方戏扬剧团来家搭台给乡邻们唱戏。俺爹早早放话：舞台班子不要，要请就必须请正规剧团，唱戏时必须“生旦净末丑”各个角色的服装和化妆要跟电视上的一样。得！老寿星发话了，那就请吧，这个面子必须挣到位。

□王晓燕

秋到深处，银杏黄，枫叶红，披金着色。最喜人的是那柿子树，一颗颗红柿悬于枝头。“野鸟相呼柿子红”，是一幅古老的中国画。

记得儿时，老家的屋前有一棵柿树。它的树干只有我的小腿粗细，还是歪斜的，主枝也只有三根，像一把三角形的伞。奶奶告诉我，这棵柿树曾被暴雷劈过，一大半枝干都折断了，虽然活下来，但再也长不高了。尽管如此，它仍然是一棵让人满怀期待的柿子树。春天时它嫩碧的叶子透着阳光的明亮，初夏时它开淡黄细碎的小花，像躲在人群中害羞的女子。待到花儿变成了一个青绿的小果——就是那女子的心事昭然若揭了。那些挤挤挨挨的绿果让人充满了遐想：也许明天它们就红如灯笼了。但这些青涩的柿果将心事蕴藏得太久：桃儿吃过了、杏儿吃过了、梨也吃过了，满树的柿子还是那样忘我地青绿。

大概没有一种水果像柿子这样考验耐心吧。当秋风终于吹黄了树叶，那些柿子也变成了奶黄色，我忍不住偷摘一个尝尝，“啊——呸呸”，舌头上立刻起了一层青苔。我央求奶奶烫柿子吃。所谓“烫”柿子，是一种去除柿子涩味的古法。

俺在外地帮不上忙，哥嫂和姐姐姐夫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寿宴的各项事宜。一天，二姐跟俺电话聊天，她忽然诡异地告诉俺，说老爸问她：“万余他们还没有问你要我的衣服尺码吗？”原来，俺爹是想让俺们给他买过大寿的衣服呢。女儿临近中考，五一期间也有课程，她们娘俩儿回不去。俺一个大老爷们独自乘火车回家，确实没打算买衣服。没想到，俺爹直接点将了。二姐笑着说：“我给爸买衣服时，已经替你们也准备了一套。”规定动作一个也不能少啊！

5月1日，俺到家时，房前屋后已经搭起了红彤彤的大棚，拱门、条幅一应俱全，喜庆的气氛被烘托得要爆棚！俺爹骑着大孙女给买的电动轮椅车反反复复地到处巡视，遇到来看热闹的乡邻便大声地指点介绍一番，邀请人家要按时来家看戏。“老爷子啊，你好福气！”一句句直击心窝的溢美之词，能让俺爹本已老眼昏花的双眼眯成一条线，满脸的皱纹向潋潋的水花荡漾开来。晚上，工作人员叮叮咚咚地加班弄到很晚。第二天起床时，俺都被震惊了。戏台子除了受场地限制小了一点外，别无挑剔，背景是超大的电子显示屏，各种镭射灯布满了大棚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规格和俺单位搞大型演艺活动时时的差不多了。那一天老寿星被众星捧月，扬剧开唱前，大屏上循环播放着俺爹跟俺们一起去北京天安门、恭王府、济南趵突泉、大明湖游玩时的照片，随后，几个重孙女表演舞蹈、古筝和唱歌。俺爹有点“找不着北”了，被搀扶上舞台时，灯光把他因兴奋涨得通红的脸映衬得更加夺目，除了木讷地回答主持人“高兴！高兴！”外，他已不知道“今夕何夕”了……

演出结束，外面收拾道具、桌椅的还在忙活着，俺爹已坐回到屋里，掏出晚辈们磕头拜寿时给的喜钱，一张一张地捻着数着；把新衣服翻出来，抖撒开再叠放好……

俺爹的面子很重要，让“老宝贝”安享晚年，倍儿有面子，俺们仍需努力！

先烧一锅开水，将一半热水、一半凉水装入洗净的大瓷盆里，水里放一圈干稻草，把刚摘的七八分熟的柿子倒进去，木盖密封，等待一天一夜。奶奶说，这期间千万不要揭盖子，走气了，柿子就烫不熟了。于是我们便老实地守着，内心里又急盼得到被施了魔法的柿子。奶奶的秘方真神奇，浸泡后的柿子颜色变深了，带着一股发酵的碱香，去皮，果肉淡黄，脆而清甜。

想要吃红透的柿子，那就需要“捂”。从灶洞里扒拉一筐草木灰，堆在阴凉的屋角，将一个个黄澄澄的大柿子层层埋进去，洒水喷湿。还是要等，等上十天半个月吧。等那厚实的表皮慢慢地变薄变透明，果肉渐渐地变软变烂。我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是去灰堆里寻摸，触到一团软绵绵的，小心掏出来，像捧着一颗没长壳的鸟蛋。这是一颗不平凡的柿子，它来自我家那棵枯瘦的老柿树，历经春夏雨秋霜和草木灰里的旅程，终于抵达了圆满和甜蜜。

每年霜降之后，树顶上依然会挂着几个晚熟的柿子，奶奶不让摘取，她说留几个柿子给鸟雀，它们也等了一年了。一年又一年，在等待一树柿子变红的时光里，我尝遍了生活的涩与甜，懂得了时间的语言。